# 胭脂沟 黄金梦

撰文·摄影
吴文杰

生命是卑微的，也是顽强的，更是伟大的！十年前的一次偶然拍摄让我记住了他，并与他的生活交叉而过。虽然不知他的姓名，更不知道他从哪儿来，又去了哪儿，但透过他和他的生活，我窥到了大兴安岭百年兴而又衰的淘金史。胭脂沟，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地名，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金光闪闪又被眼泪和忧伤浸泡，深藏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牵魂动魄，让你忍不住探寻它谜一样的历史。10年前，我背起行囊和相机，也背起想洞彻历史烟云的愿望，驾驶一辆150摩托车，千里迢迢，来到大兴安岭北端，驶进漠河北极村，用镜头开启胭脂沟探访之旅，用图像昭



大兴安岭林区




骑行途中远眺大兴安岭主峰奥克利堆

示胭脂沟的黄金梦。我不知道能不能如愿，能不能寻到大兴安岭淘金史的一点点光芒，哪怕是极其微弱的一点点。我忐忑的心在摩托车上颠簸着，一直到抵达那里，一直到在山坳里看见采金船的那一刻，一直到看见淘金汉子的那一刻，忐忑的心，算是放下了。

在大兴安岭密密的山林中骑行，美景迎面而来，又随风而去，间或有鸟鸣，间或有鹰旋，间或有小雨淅淅沥沥。沁人心脾的还是鲜活而负氧离子强劲的森林空气，醉氧的感觉让人有些迷离，有些飘忽，仿佛稍一加油门，就可以驶进130年前鄂伦春猎人发现金苗的那个瞬间，就可以驶进120年前淘金的热浪，就可以驶进110年前创办的漠河金厂。如果愿意，还能看见俄国人、日本人在这里留下的魅影，看见抗联的密营，看见解放军的军团。做一次百年的穿越，做一次历史回眸，发现大兴安岭深处还在熠熠发光的黄金梦。

大兴安岭古称大鲜卑山，是中华古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东汉后期至两晋时期为鲜卑拓跋部辖区。1695年，康熙皇帝降旨开辟嫩江到漠河的驿道，沿途设驿站33处。清朝后期，大兴安岭采金业崛起，年产黄金最高达10万两，古驿路由此命名为“黄金之路”。

胭脂沟位于漠河县西林吉镇北43千米，北极村南32千米处，以盛产黄金而闻名于世。始建于1888年，史称漠河金厂、漠河金矿局。为何一个金厂会与“胭脂”挂上关系呢？胭脂沟又称老金沟，采金人把有金的河流称之为沟，是额木尔河的一条支流，全长14千米。1877年，一位鄂伦春老人在此葬马掘穴，发现许多金苗，并在老沟河底捞起一把河沙，河沙中金沫几乎占了一半。这一消息传开后，就不断有淘金者来这里探险寻宝，并逐渐开始在这里组织大规模的开采。很快被俄国采金人谢列特金所知，派技师到漠河河



林区俄式木刻楞



谷试采，果然收获颇多。附近的哥萨克闻讯云集于此，进行盗采。因金苗旺盛渐喧于黑龙江流域及俄国，甚至国际，一些冒险家、商人、罪犯、军人、无业游民等以及在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金矿矿工纷至沓来。短短几个月，漠河就云集7000多人，以俄国人居多，中国人次之，也有美国、德国、法国、波兰、朝鲜等国的人。到1885年，漠河人口多达万人。1883年初至1886年初，采金多达262080两。

清政府得知沙俄盗采黄金后，曾多次照会沙俄政府，要求撤回沙俄在漠河盗采之人。沙俄政府一面继续纵容俄人盗采，一面提出租地采金。清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886年初对沙俄盗采之人实行武力驱逐。1887年黑龙江将军恭镗派勇兵百名，鄂伦春兵马40名，进驻漠河口，增设卡伦20处，防止沙俄再次盗采。同时上奏清廷："举办漠河金矿，杜俄人觊觎。并拟调派吉林道员候补知府李金镛会办。"于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按光绪旨意派李金镛赴黑龙江会办。

李金镛奉旨于1887年5月带员弁数十人，由墨尔根(嫩江)入山，穿密林，爬高山，过急流，战

猛兽，历尽千辛万苦，行走30余日到达漠河，查看矿脉、试挖矿苗。经慎密筹划，于1888年10月正式上山开矿，创办漠河金厂，仅1889年清政府从这里获得黄金达两万两，1895年获5万多两。由于李金镛的清正廉洁，不辞辛苦，苦心经营，老沟的黄金开采达到了鼎盛时期。

李金镛将所采黄金按上缴军饷、商股分利、矿工分红等，派拨以后，又把剩余的金子铸成大锭，交给地方官转运京城，献给朝廷。转运途中，每到一处都被当地地方官刮削去一层。送到京城时各衙门大员又各刮一遍，交给李莲英，他将剩下的又刮了一半。最后献给慈禧太后，并说







上：来到了胭脂沟　　下：李金镛祠堂




这是漠河金矿总办李金镛孝敬您老人家的。慈禧龙颜大悦：“这金锭原来比这要大得多，被人层层剥了皮。”李莲英说：“奴才查查。”慈禧说：“不必了，世人哪有不见金眼开的!这块金锭就留下给我买胭脂吧。”于是就把老沟封为“胭脂沟”，意思是老沟是供她买脂粉钱的来源之地。

胭脂沟的得名还有另一版本，19世纪80年代随着淘金热的浪潮，众多国内外妓女涌入胭脂沟。1888年李金镛来胭脂沟开办金矿，从上海、杭州等江南各地招请了一大批妓女。当时妓院30多家，很具规模，还有日本、俄罗斯等国妓女。众多妓女每天卸妆后，洗浴的水流入金沟河，水面上漂浮一层胭脂，香飘数里之外。这也是“胭脂沟”得名的又一传说。

1890年,李金镛病故，创办的漠河金矿达到了清政府的办矿宗旨——兴利实边。经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光绪皇帝恩准，在漠河上道盘(今金沟林场所在地)附近为李金镛建祠堂一座，祠堂内有木雕像一尊，以木结构建造，至20世纪40年代被毁。1997年在遗址上，以原来的结构方式对祠堂、胭脂亭进行复建，祠堂内设有李金镛牌位、生平及当时采金所使用过的工具等。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对漠河金矿早就垂涎三尺的沙俄，乘机血洗漠河以后，立即强占了漠河金矿，掠夺了大量的黄金资源。清政府经长期交涉，1906年才用巨款赎回。因清政



上：李金镛祠堂里关于旧时采金的一些文物　供图 / 肖殿昌　FOTOE　　下：被开挖的河谷

府腐败，积弊丛生，虽耗资巨大，遭受摧残的漠河金矿，却没有中兴。1911年，漠河矿务局又遭抢劫，局长、总卡官等在内均遭“绑票”。事件平息后，清政府已无力经营，只好交给黑龙江地方经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仍由黑龙江自办，在漠河设立了总局，这种官办的金矿局实际是经济和政权的合一，决无发展矿业之心。“未尝拨付巨细款额，以资开发。”漠河金矿将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全部废除，仍沿袭“踩金”“揭毛”“按碡”“拉溜”等传统的采掘办法。当时一吨矿沙，仅能出3到5分，而同期江对岸的金矿用机器生产，每吨可出金8分。他们为了维持所需，只有把矿工作为榨取的对象，采取了设卡局、征收货税、低价收取沙金、立条规收费罚款等办法。金矿由于经营不善，入不敷出，难以维持，他们又将金矿转交给了黑龙江官办的广信公司。广信公司对矿工的剥削更为严重，手段更黑。矿工对广信公司的行为恨之入骨，为了生存，只好揭竿而起，逃离山林，改从它业，致使金矿日益衰落，黄金之梦也就此告吹。

民国政府为了管理这一带在边境活动的人员和黄金事务，还专门在奇乾设立了奇故县，县府里设立了金矿局。到20世纪30年代，西口子居民已达到4000多人，西口子金矿工人已增至2000多人，成为奇乾县当时人口最多的镇。镇内商店、饭馆、赌局比比皆是，仅妓院就有10多家，排列成一条街，人称“妓女街”。这里的人个个出手阔气，流通的都是硬通货——黄金，妓女挣的都是金馏子，吸引来的商客络绎不绝，成了一个遍地黄金、物欲横流、繁华热闹的世外桃源。

由于黄金的诱惑，在1932年日寇就把魔爪伸到这里，日伪将奇乾县改为额尔古纳右翼旗，伪公署设在奇乾，称奇乾为儒穆图，各矿区军警遍布，对百姓实行残酷统治和镇压。为了对这一地区进行掠夺，日寇设立了“产业公司”和“北满公司”，有日本人20名，当时额尔古纳右翼旗所有金矿都归这两个公司操纵。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兴安岭的黄金



采金船

开采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一百升中型机械采金船若干艘。20世纪90年代允许私人开采黄金以后，又引进南方小型采金船来此采金。进入2000年，大兴安岭的砂金年产量曾连续超过十万两，名列全国第六位。

今天，当我踏上“胭脂沟”这片土地的时候，昔日村落商铺已被丛林杂草所覆盖，沟里凸起的是淘过金的砂石，凹处是水。它显然已经被翻腾了无数次，却仍让人发疯，已经很难找到当年的“胭脂沟”的影子了。我不知道再过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有关“胭脂沟”的故事是不是还在继续流传，甚至完全消失？

默默地向两岸的山林望去，那里有妓女的坟，也有淘金者的坟，它们有的已经被挖掘得乱七八糟。掘墓者的确从那里获得过金子，那些死去的人，终于被洗劫一空。淘金者从一无所有中走来，最后仍然是一无所有。做妓的女人，从男人怀里掏金，最后也是落得一无所有。

千百年来，这条小河默默地流着，如果不是当地的鄂伦春人发现了老金沟里埋藏着黄金，也许这条老金沟还会世世代代默默无闻。黄金富矿也是把双刃剑，在人们狂热地攫取黄金的同时，大兴安岭的生态代价牺牲得更大。大兴安岭采金活动主要分为机械采金和手工采金两种方式。机械采金又分为机械采金船和大溜槽，主要靠装载机和推土机。手工采金也是最原始的淘



采金人住宿的帐篷

金方式，工具一般有金锹、金镐、金斧、金锤、溜槽、金簸子等。这种采金活动使青山绿水的大兴安岭生态环境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大量湿地被毁，林地遭劫，水土流失，江河污染。

一路骑行，一路采访，访问淘金工，踏寻淘金史。除了闪闪发光的传奇故事，除了沉重的黄金开采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裸露的山体、失衡的生态、支离破碎的河道、机器隆隆的噪声。大兴安岭历经百年的黄金开采，已经是遍体鳞伤，北国生态屏障出现了裂痕。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挽救这里历史错误的曙光，大兴安岭地区痛下决心，决定从2003年起在全境停止砂金生产，还青山碧水以本色。大兴安岭也被国家确定为全国生态保护示范区建设的试点地区，“恢复矿体植被工程”随即全面启动。遍布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防火检查站和森林管护站又增添了一项新的使命，就是严格禁止采金人员和设备进山。为使原来金矿的职工能够安心转产，企业按当地下岗职工标准，把金矿的职工统一纳入“低保”范围。而我有幸拍到大兴安岭最后一批采金人和他们的生活，留存历史，用影像告示未来，环境比黄金更重要——青山绿水胜似金山银山。



淘到几粒金沙



如果今天再踏上这条隐藏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曲曲折折的黄金之路，你还能看到生态环保旅游、人文历史旅游成为今天这里的富矿。胭脂沟采金文化旅游区初见规模，胭脂沟采金旧址、李金镛祠堂、古墓群等文物古迹等独具魅力的自然人文景观成为这里旅游热点，游客在这里发怀古之幽思、慨今世之明智。

淘金热潮早已冷却如大兴安岭冰冷的岩石，黄金梦却在人们的脑海中依然光芒四射。严酷的是现实，温润的是遐想，梦想一直照耀着人类前进的路，在那里闪光的不只是金子，还有比金子还要辉煌耀眼的梦想。

（责编　桑新华）